

2624

# 曲 艺 选

第 九 集

(唱 詞)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 曲 艺 选

第 九 集

(唱 詞)



百花文艺出版社



曲 艺 选  
第 九 集  
(唱 詞)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哈密道12号)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津出字第8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2 3/8 字数 24,000

1963年7月第1版 196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7,200

---

## 編輯例言

1. 为了推广优秀曲艺作品，进一步滿足讀者的需要，特編輯出版本曲艺选；
2. 本曲艺选收編河北省作者創作的新作品和經過整理改編的傳統节目；作品形式力求多样，但以在河北省流行的主要曲种为限；
3. 本曲艺选按曲种分集，每集收編一个曲种或相近的若干曲种的作品；
4. 欢迎讀者对編輯出版工作提供宝贵意見，以便不断改进。



## 目 录

|                   |            |
|-------------------|------------|
| 接闺女(河南墜子) .....   | 赵捷夏之冰改編(1) |
| 喜相逢(唱詞) .....     | 張劍平(13)    |
| 打黄狼(鼓詞) .....     | 郑瑞田口述(23)  |
| 包公赶驢(乐亭大鼓) .....  | 吳我素編写(36)  |
| 薛仁貴招亲(西河大鼓) ..... | 赵田亮述(43)   |



## 接 閨 女（河南墜子）

趙 捷 夏之冰 改編

日落黃昏行人稀，

縷縷炊烟隨風移。

王老汉收工回家去吃飯，

王大娘站在門前笑嘻嘻：

“妮她爹，你回來啦？”

“回來了，哎！妮她娘，

有什麼事使你這樣歡喜？

莫非說吃飽了你是撐的。”

“妮她爹，你這是說的哪裏話，

俺怎能那樣沒出息。

聽說咱村後天有庙会，

請來了劇團是北京的，

有河北梆子還有評戲，

聽人說主角都見過毛主席。

我想叫咱大妮來看戲，

到明天你趕上毛驢去給俺接閨女。”

王老汉一听心不悦，  
不愿意放下生产单为私。  
进门来坐在炕头心暗想：  
老婆子想闺女想得入了迷，  
四五月我去接过两次，  
可都没有给她接闺女，  
她跟我又是吵来又是闹，  
摔摔打打没好气，一个劲的直发急。  
到明天若再不答应这件事，  
闹得我生产也不踏实。  
王老汉左思右想没主意，  
坐炕头“叭噠、叭噠”把烟吸。  
王大娘一见了气，  
抢过来旱烟袋就扔到一边子，  
“别抽啦！抽得满屋怪味的。  
你是聋来你是哑，  
不哼不哈是啥意思？”  
“我不聋来也不哑，  
刚才是有个小虫飞进嗓子里。”  
“你掏出虫来给俺看。”  
“咯嘣一声咽进肚子里。”

“俺不会跟你耍贫嘴，  
只问你，明天去不去接闺女？”  
“好好好来我去去去，  
不遵‘圣旨’可了不的！”  
王大娘听罢噗嗤一笑，  
旱烟袋急忙递过去，  
她又给老汉划着火，  
“快抽吧，这烟味闻着怪香的。”  
第二天鸡叫蒙蒙亮，  
王老汉赶起小毛驹；  
走过五里张家店，  
又过十里杨柳溪，  
二十里来到石桥镇，  
关帝庙前是大集。  
王老汉赶驹路过猪羊市，  
有许多小猪羔活蹦乱跳挺欢实。  
见小猪，老汉心欢喜，  
紧拉缰绳牵住驹。  
上个月生产队把大猪全卖掉，  
换了三套双铧犁，  
想再买些小猪喂，

可就是买不到猪羔子。  
闲着八个大猪圈，  
队长心里挺着急。  
今天该我老汉走红运，  
这些小猪真不离。  
耳朵大，嘴头齐，宽脊背儿，黑毛衣，  
小尾巴甩打甩打挺俏皮！  
吃得多，长得急，到年底至少也长一  
百六七！  
这样的良种哪儿找去，  
我不买他的可买谁的！  
王老汉眼瞧小猪心高兴，  
他哪还想到接闺女。  
竹筐绳子全借好，  
一下就买了十五只。  
只听唧唧喳喳一阵乱，  
把小猪装筐搭上驹。  
小毛驹好似知人意，  
不撒欢儿，不尥蹄，  
调头回村走得急。  
天到正午烈日当空照，

老汉走得汗淋漓。  
他怕小猪受了暑，  
哪有阴凉走哪里。  
一股气走了二十里，  
到村头紅日已偏西。  
进村来家家户户把灯点，  
王老汉忽然犯愁思：  
清早起我赶驴为啥去，  
老伴还在家等闺女；  
我买来一群小猪羔，  
这东西哪能当闺女！  
这道关口我可怎么过，  
到家去准是一出戏，这出戏連踢带打  
是武的！  
我只好見机来行事，  
多作揖，少說話，实不行就編个瞎話  
混过去。  
說話間来到大門口，  
王大娘叉跑叉喊迎上去，  
“俺的佛！可把俺的心肝接来了，  
大妮呵，你把为娘想坏哩！

快进屋，娘給你煮的面条烙的餅，  
还燉了一只老母鷄。”  
老汉假裝沒听見，  
拉着毛驢进院里，  
卸下筐来把猪放，  
一霎时滿院淨是猪羔子，  
有几只跑进屋去上了鍋台，  
有几只哼呵呵地拱牆皮。  
大娘一見气炸了肺，  
坐在地上又喊又鬧可不依，  
“我的天爷哟！这是你給俺接来的好  
閨女。”  
“妮她娘，你快站起，  
这个事我到屋里对你提。”  
“你这个榆木疙瘩沒人味儿，  
变着法儿地把俺欺。  
算这回你接閨女整三次，  
哪一次也沒見着俺閨女。  
四月里，头一回你接来一个老鉄匠，  
还叫俺給他做飯吃；  
在院里叮叮当当打农具，

折騰了半月还有余；  
鬧得俺白天黑夜难睡覺，  
你說俺受屈不受屈。”

“妮她娘，你說得对，  
那一次叫你受委屈。”

“五月初五龙灯会，  
俺又叫你去接闺女。  
整等你一宿沒睡覺，  
到天明你給俺接来一个老兽医。  
全村的牲口都牵到，  
說什麼要給大騾子大馬查身体。  
拉的滿院竟是尿，  
又是跳来又是踢。

都說咱家成了騾馬市，  
还不能說，不能道，坐在屋里干生  
气，憋得俺这肚子鼓鼓地。”

“妮她娘，你說得对，  
这次又叫你受委屈。”

“今早晨你笑嘻嘻地出門去，  
俺就在家等闺女。  
从早晨等到你日过午，

过午等到日偏西。

几样子飯菜都做好，

沒承想你給俺接来一群猪羔子！

哭声天，叫声地，俺的活祖宗，你到

底安的啥主意？”

王大娘一行鼻涕兩行泪，

王老汉站在一旁笑嘻嘻，

“妮她娘，你說得对，

都怪我做事沒根基。”

說着話掏出毛巾去給擦泪，

（白）“来，我給你擦擦眼泪。”

“啪”的一声，一巴掌把手巾打得远

远的。

王老汉見好說歹說也不頂用，

倒不如把我最后一招使，

“妮她娘，你別生气，

听我把实話对你提。

咱大妮不在家，去开經驗交流会，

白跑一趟，我也着急。”

“你說这話俺不信，

她有什么經驗可交流的？”

“咦，种棉能手十里八村都知道，  
生产队就数她第一。”

“俺问你，在她婆家你吃的什么饭？”

“吃的是大米干饭、熬鲫鱼。”

“俺就不信她婆婆会给你吃这样的饭。”

“嗨，亲家母又开通来又积极。  
我说你心想闺女难睡觉，  
她就说，你闺女跃进生产争红旗。”

“呸呸呸！她婆婆根本就不会说这样的话，  
这完全是你瞎编的。”

王大娘猛不眈地身站起，  
拔腿急忙进屋里。

只听“咣当”一声响，  
把屋门闭得死结实。

王老汉冲着屋门说好话，  
王大娘在屋里不言语。

老汉实在忍不住气，  
瞪起眼睛腰挺直，

“就算我这回说瞎话，